皇明史概

朱國禎輯

北狩

正統十四年八月　上親征初元順帝父子相繼殂於沙漠其部落皆分散　朝廷屢出兵破走之洪武末年曰坤帖木耳永樂初年曰本雅失里皆稱阿漢即可汗而中國稱曰尾剌小王子其丞相太尉等來歸受封者曰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未幾馬哈木悖慢弑主奪印其太師阿魯台來告難請兵封和寧王兵漸盛攻破尾剌太平謀犯邊至煩　大駕遠涉

逐捕薛亦爲充刺所殺馬哈木死子脫驩繼之也先脫驩子也雄桀有智數悉并諸部號太師其主脫脫普花不能制娶其妹相固結正統中屢入貢使至二千三百餘人是時麓川用兵東南騷動　太皇太后崩三楊以次沒王振用事邊備漸弛虜使横驁索賞賚日多所司不能供稍加減約即怒肆醜言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設答曰爲若奏　皇帝許爾矣也先大喜誇示諸酋十四年春遣二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初不知答詔亦不及也先大愧怒寇獨石馬營等處守將楊俊棄城走

進至貓兒庄叅將吳浩戰死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
羽書狎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軍統京軍四萬往
禦七月虜悉衆寇大同城堡多陷王振請　上親征命
英公張輔成公朱勇等治兵郕王監國命下二日卽行
事出倉卒舉朝震駭諸司連疏懇留不允十六日甲午
發京師振與諸近侍及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張益
等從官軍私屬約五十萬人出居庸關將大同總督西
寧侯宋瑛總兵武進伯朱冕叅將石亨等與戰陽和後
口太監郭敬制軍事兵無紀律瑛冕全軍敗沒敬伏草
中免亨奔還入城辛丑　駕至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

黠又以行追故人無素備衆心疑沮羣下籍籍多謂行且不利源等已敗死諸臣又上疏請班師振怒俱令略陣大肆威虐勇等有所白膝行而前又令王佐鄺埜管老營佐埜先行怒詈跪草中至暮方釋天文生彭德清曰虜勢如此不可復前倘有疎虞陷天子於草莽振詈曰設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鼐力言臣下命不足惜惟主上繫 宗社安危豈可輕進終不從時六軍前行虜漸退誘我入八月戊申朔 駕至大同雷雨暴作振亦惡之猶豫不能即決郭敬密告振不可進狀振始懼初三日庚戌班師奉 駕東還是夕次奴寨見爲營有黑雲

如傘覆營上四外晴明須臾雷雨復作營中驚亂徹夜不止初議南取紫荊關近道振蔚州人因欲邀 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鄉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初十日丁巳至宣府虜出沒甚衆或請留大軍以精騎衛 駕疾入關不聽十三日庚申 駕發諜報虜躡我軍後遂蹕雷家站遣恭順侯吳克忠爲後拒克忠力戰敗沒比晚報至又遣朱勇永順伯薛綬領四萬騎赴之至鷂兒嶺冒險進遇虜伏發盡陷無一人返十四日辛酉至土木驛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振輜重數千輛未至留待之地無水草虜已合圍不敢動士束手饑

渴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爲虜所據虜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虜益增次日壬戌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曹鼐草勑許之遣二人偕虜使去遂移營甫踰塹衆亂爭奔逸勢不能止虜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衆裸袒相蹈籍死屍蔽塞川野諸宦豎宿衛士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遂下馬據地坐惟喜寧隨侍一虜索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曰此非凡人擁至雷家站見賽刊王　上即問汝是也先麼是伯顏帖木兒麼是賽刊王麼是大同王麼（俱也先弟）賽刊王驚馳見也先即命

原使臣二人來認　上呼其名皆叩頭回報也先曰果
大明皇帝也衆関然又欲加害伯顏帖木兒憤怒罵曰
皇帝自雲端墮下亂軍中一無所傷大福未可量且曾
受重賞只宜報京送回圖好名留書史上此狗輩惡言
違天犯順不可從也先喜命伯顏帖木兒奉居營中較
尉袁彬自羣虜中望見來侍　上曰能書否曰能即命
彬作書差前使臣梁貴回京取金寶貢也先伯顏帖木
兒執臣禮甚恭也先尋來見執禮如之進熟食殺具而
獲我輜重惟取金銀珠玉綺幣諸貴細物舉之數日不
盡文武英公而下皆死從臣得脫者蕭維禎楊善等數

人軍士脫者裸跣踰山谷連日饑渴死傷將半然虜衆實二萬人耳梁貴持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十六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裹創纍纍至訊之皆不知
上所在是日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騎詣虜請還
車駕
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十八日
皇太后
詔百官入議命郕王權國事於午門南面見百官敉事立
庶長子見深爲
皇太子仍命郕王爲輔
詔告天下陞于謙兵部尚書召石亨管團營封定遠伯

時內外洶洶于謙等合奏王振罪　王諭百官請　太后徐處分謙執奏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不即典刑滅族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閻門衆擁隨入有　令旨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順振黨也不可遣宜遣右都陳鎰從之太監金英傳　旨令百官退衆欲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傍沮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捽順髮嚙其面曰此真奸黨也衆共毆之或就脫順鞾捶擊躍踏立斃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玉等二人英捽令出亦擊殺之一曰振既出二人恃勢數鞭撻士卒衆怨之因闔門擊殺非百官也曳三屍陳東安門外軍士猶爭擊不已少頃執振姪

錦衣指揮山反接跪於廷衆罵之曰勿捶死俟正法百官既毆殺順皆恂懼不自安于謙啟王降令旨奬諭百官歸莅事馬順罪應死勿論衆拜謝出是日廷中沸擾賴謙鎮定排衆翼王留坐袍袖爲裂衆論壯之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漸有即真之議陳鑑奉令旨籍振并其黨彭德清陳官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擬宸居器服寶玩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銀十餘庫馬萬餘匹皆沒官斬山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山弟林亦爲錦衣指揮從振死于虜林兇悍尤甚姬妾百數二十二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閉　上詔

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奉命守城不敢擅啟較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出見獻衮服　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同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僞難測且嚴爲備安獻酒　上酧酒飲訖坐馬上儼如平時衆曰處困能享天命有在虜令括城中官私金銀共二萬餘兩來迎　駕既括與虜笑不應二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是夕駐城西二十里郭登遣人告袁彬欲使夜不收五人入虜營奉　上往石佛寺乘間入城彬以聞　上曰我命在天今若爲

此萬一不虞乃自取也不從過貓兒莊九十海子歷蘇
武廟李陵碑二十六日到金山哈銘父子先隨使臣哭
良留虜中來見留侍又得沙狐狸汲水取薪數見乜先
善應對惟喜寧降于虜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乜先營在
焉　上入乜先營坐乜先拜叩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
上壽歌舞爲樂仍奉　上居伯顔帖木兒營去乜先營
十餘里伯顔帖木兒與其妻親上膳日加虔敬每二日
獻羊七日獻牛乜先七日獻馬出獵又以其所獲獻
皇太后命王郎皇帝位百官勸進王再辭讓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違令旨從之擇日

九月六日　景皇帝即位遥尊　上爲太上皇帝明年

爲景泰元年頒　詔于謙入見請大治兵詳謙本傳初乜先遣

其酋長尚書來　言欲送　上還京書詞悖慢朝廷復書

大略言中國已立皇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

仍賜使人冠帶綵段隨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

百疋賜乜先太監郭敬素與王振厚且通虜時賚遺鋼

鐵箭鏃用甕盛之遺瓦剌使臣乜先歲用良馬雜物賂

振及敬至是敬家已籍沒敬潛回京法司執鞫罪當磔

命固禁之郭登及巡撫朱鑑又言通事指揮李讓以講

和爲名潛結乜先贈受良馬女婦報聲息又詐傳　太

上旨令守將出見許以戶外城池多不遜語下兵部議以爲欲加誅戮恐激邊患欲取赴京恐致奔竄令郭登密切處置時中外疑懼多主議和然未敢明言于尚書獨曰社稷爲重君爲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凡北來黃紙文書悉拒不受編修徐珵引天象至欲遷都于尚書力折之太監金英叱使去十月三日虜知 景皇帝即位復奉 上爲皇帝至大同城下太守霍瑄出見獻驚酒等物密諭瑄固守守將郭登謝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縱兵振武不可撼虜遂南由紫荆破關入擁 上皇初十日次良鄉苑戶來獻瓜果慰而遣

之明日戊午次蘆溝橋命袁彬作三書一奉　皇太后

一致　皇帝一諭羣臣守城力戰岳謙同虜使納哈出

至彰義門謙爲官軍所殺納哈出奔還乜先遂列一字

陣直薄京城西直門于尚書已受總督之命勑都指揮

而下不用命者立斬先三日帥諸大將營德勝門外各

門兵將皆具楊洪自宣府石彪自涿州各以兵來援虜

焚　三陵遣使言欲和以王復趙榮持羊酒往乜先營

乜先與其弟伯顏帖木兒方奉　太上至土城擐甲冑

屬弓矢以待引復等前露刃夾之復等拜訖乜先揮却

羊酒辦　勑視番字　太上取勑視漢字諭曰彼無善

意爾等急去也先謂復等你小官可令胡濙于謙王直
石亨楊善等來　朝廷亦不應是日風雨　駕在虜營
于尚書令各營嚴兵勿交戰庚申諜　駕移漸遠出兵
虜以數騎挑戰我伏兵傍空舍中亦遣數騎迎戰詐敗
虜萬餘來追伏起發大礮擊之虜死礮下數千斬其鐵
頭元帥都督孫鏜戰西直門外斬先鋒數人虜稍却鏜
逐之虜益兵圍鏜鏜力戰毛福壽高禮俱往援禮中流
矢石亨兵亦至虜乃引退王敬武興戰彰義門外與以
神銃列前弓矢短刀次之報效內官數百騎列于後虜
圭遇銃併易報効者爭功自後躍馬出陣亂虜乘之遂

敗與中流矢死虜至土城我軍皆升壁擲以磚瓦虜少卻主雄毛福壽來援虜遙見旗幟乃遯石亨追之大破虜于清風店虜慟哭遂擁 上皇仍出紫荊關北遁遺所掠牛羊人口于路以緩追兵 太上自紫荊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袁彬執鞚既入虜境乜先來見宰馬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十九日誅少監跛十見土木降于虜是以使至時廷臣爭獻策破虜貢士練綱言乜切找御史監生姚顯謂國家崇佛建寺有禪師尚師之號今 太上被留僧衆談笑自若宜令往虜廷勸諭仗佛力送駕還京蓋有激之言傳者以爲笑十月普花

尋遣使獻馬先普花駐兵關外未入至是以舊約通和
爲言　朝廷以其用計緩師不應胡濙王直言普花在
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濙等言使人入見
獻馬八匹賜衣服冠帶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十一月
七日癸未以虜退已盡京師解嚴除　詔撫安天下十
一日冬至免朝百官望拜　太上皇節于朝天宮也先
亦于是日進龍衣貂皮襖殺馬置酒上壽欲奉　駕奪
陝西取南京或言以天寒陝西未肯奉迎乃止學士陳循
疏言守居庸副都羅通曉暢軍事宜令還京參贊守宣
府昌平侯楊洪及子俊皆善戰宜令所部兵留京師郎

以通參洪軍事　上從之于少保奏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戶洪俊既留京師則宣府居庸不免空虛萬一逆虜乘虛據宣府為巢穴卽不犯京畿而京畿能安枕乎曩者逆虜犯邊後望風奔潰將獨石永寧等十一城併棄遂使邊境蕭然守備蕩盡幸存宣府一城有洪以守雖無救土木之危然足為京師居庸之應援遙接大同等處之聲勢今二處兵將俱無是棄之也彼僅存之疲卒羸兵無主將統馭日然離散乞推選武大臣一員守居庸兵科都給事葉盛亦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　車駕何以陷土木紫荆

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故邊關不固京師雖完
亦僅九門止耳如 陵寢何如 郊廟社稷何如生民
荼毒何況紫荆倒馬白羊等處虜退已及一月至今尚
未設守都督顧興雖受命尚未行宜急擇人守宣府居
庸還兵鎮守報可乃以左都督朱謙佩印鎮宣府紀廣
楊俊副之僉都王竑鎮居庸先是邊城多陷宣府孤危
洪等入援京師人心皇皇或欲棄城遁都御史羅亨信
仗劒坐營門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
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虜
知有備不敢攻至是謙等至人心始安通故有才善兵

略既入京與于少保不相中數龔少保忿之辭總督
允以遏協贊乃分諸將爲三大營石亨楊洪各四萬挪
溝二萬精銳三千爲游兵敵場狹分營兵西直門阜城
門外操練又以都督范廣協衛顔統大營一時梟將並
集兵勁皆一可當十虜鬪氣奪十二月也先以 上皇
書至索大臣奉迎明年正月朔 太上於虜營燒表拜天
也先邀至斷頭山營內慶賀時喜寧爲虜鄉導也先欲
奉還 太上輙以計沮頃之寧又忌袁彬嘗誘彬出營
將殺之 太上覺其詐急召彬回乃得免又言于也先
將加害 太上傳命乃止彬嘗中寒幾死 上親壓其

肩背汗下即愈天寒彬以兩脇溫　上兩足　上時出帳房觀乾象謂彬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耳及是銘彬言於上諭乜先遣寧傳命于宣府楊俊索春衣而軍士高磐適以賚賞至命與同行銘彬刻木藏書繫磐髀間以示俊俾因其來執之俊既得書與寧飲城下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處以極刑高第一日高邪一日高磐密書喜寧誅叛情蹟囗于木片內繫磐髀上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磐與喜寧飲于城下密約城上至進湯時即發短銃少頃短銃發遂衆走散磐抱喜寧滾下濠中遂擒入城于是虜失向道寇宣府者朱謙戰數有功寇大同者郭登敗之沙窩又大敗之栲栳山寇山西者杜忠敗之偏頭關寇遂去

甘州皆敗去石亨佩平虜大將軍印重兵出廵石彪楊
俊亦間出中國勢益重四月許貴言虜請和乞答使緩
兵下兵部議于少保移文詰貴責力戰破虜虜入鴈門
關遣五將率兵三萬分屯真保易涿通州五月虜入河
曲圍代州先是也先屢遣使求和未允俾阿剌知院為
書使參政完者脫懽等來申前議罷兵因奉還　上皇
召陳循等對文華殿諭曰也先背逆天道遮留　上皇
誓不共天奈何言和循等頓首請賞虜使且好語諭阿
剌緩其詐謀京營邊塞嚴為防禦　上曰善勅阿剌曰
我朝與爾瓦剌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　太上皇帝

興師問罪乜先又輒邀留壽我生靈殘我邊徼朕嗣承
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讐朕念乜先屢請送
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授賞乃乜先譎詐反覆令阿
剌使至亦奏云云朕欲從爾但聞乜先尚聚衆塞上意
在脇挾義不可從即阿剌必欲和好待兀剌諸部落北
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乜先凶傲不悛悔禍恐無
及使回朕加恩賚厚賜阿剌答來意六月虜奉　上皇
至大同郭登結壯士謀奪駕入城不果虜驚遁去阿剌
復遣人入貢乜先又使完者脫懽等來請迎　駕下文
武群臣議以爲虜交兵既久士馬疲怨又失常年和好

之利慶其情出於誠且　太上不可不迎當遣使　上
曰朝廷因遜和起釁卿等屢以為言者何吏部尚書王
直首對曰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先遣使勿使有他
日悔　上不懌曰當時大位卿等所奉非出朕心于少
保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答使盡禮紓邊患耳　上
意始釋曰從汝從汝既退朝太監興安傳　旨爾等固
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直厲聲
曰群臣惟朝廷是用孰敢不行興安語塞於是遣禮部
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同脫懽等行　上
召見實諭恪恭慎言國勢不可弱所領勑書惟言報禮

不及迎復實驚訝詰內閣白之過與安言狀被訴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遂以七月初一日出京十一日至乜先營所失八兒禿之地乜先曰兵端皆因通使陳友等小人播搆以致小事成大及我送 太上還京不遣大臣來議又殺所遣使臣張關保等我向北後遣者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也實等答曰汝雖名送駕兵行不戢攻關掠野 朝廷豈信張關保等死于陣者盈不花等未至京皆因將士不以為來和而以為來戰故也乜先曰喜寧是 朝廷內臣我所遣來何為亦見殺實等答曰喜寧豪 太上厚恩却乃導引兵馬入

寇殺之宜矣乜先曰　皇帝在此我令伯顏帖木兒晝
晚恭敬未嘗失禮因以酒酪飲實等十二日遣人引實
等至伯顏帖木兒營見　太上所居圍帳布幃席地而
寢牛車一輛馬一匹爲移營之具侍者袁彬餘丁劉浦
兒僧人夏福等三人實等拜泣問起居　太上曰朕非
以畋遊而出實爲生靈除害然陷于此者王振所致也
及乜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但唆令進兵
今王振喜寧皆亡矣因問　上聖太后安好泫然出涕
又問　上及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曾將
衣服靴帽等來乎實等曰虜中屢有人走回皆不知

車駕所在　朝廷遣使亦無回報以此臣等行時諸物未帶時御用物惟金龍繡枕在實等因自出所有食器焼酒焙肉等爲獻復欲盡取所齎米來獻　太上曰小事勿勞卿等爲朕通和乃大事李實等因極言王振罪昔檟國致寇之罪　太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朕亦不能燭奸悔恨何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　太上賜酒共飲伯顏帖木兒復邀實等至其帳相與飲實等回至　太上帳内求留宿館伴者不從實等乃至也先營宿十三日也先置酒以飲實等也先曰爾等念　太上否實等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也先曰然既是思想

何不迎回實答曰朝廷四次差人齎金帛賜汝未見送回今既肯托我每迎回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乜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迎駕　皇帝留在這裏又做不得我每阿漢是一箇閑人諸事難用我與你每千載之後只圖一箇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差太臣一二人老內臣三五人來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阿武輕易了凡實等所與乜先及伯顏帖木兒語者其妻皆並坐共議傳酒相酧乜先伯顏帖木兒貂裘胡帽其妻瑪瑙罷面垂肩盤醡盂肉粗塊長啜亦更互吹彈歌舞以為樂十四日乜先遣其右丞相把禿同實還

貢貂皮馬匹遣其尚書土兒罕往大同調回各部兵不
復擾邊實辭　太上親出書三通以授實其一奉　上
聖皇太后其一達于　上其一諭羣臣伯顏帖木兒約
實速來成和好且指也先幼子曰此與　朝廷議婚者
實不敢對十九日實至懷來遇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
榮同可汗普花所遣使皮兒馬黑麻北行初實等既行
虜使再至廷臣又以爲言得　旨俟李實還處分實竣
事與也先別爲七月十四日也先期以八月五日使再
至援　駕不則興兵擾邊實等告以請　旨未可期也
先不聽衆謂期在必爽事且無成難未已也而以伴送

晉花使臣故善等復行遂有儀來之遇實非以奉迎出
實等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卽　勅書所無可權以集事
況出境也先使所善田氏者爲館伴來迎且有所探飲
帳中謂善曰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前者土木之役爲
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
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止扈從一不爲戰備敵潰
雖然虜幸而勝未見爲福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
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炮火藥
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復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
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値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

幕若寖祿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
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
語也先二十九日至也先營値其出獵八月初二日與
善等相見也先甚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前此汝父所
差不過三三十人所討物件十與一二今汝所使使必三
千人歲必再郎稚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
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予
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又閉使人館中有不歸者我
是以來攻善曰非削馬價也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
忍拒是以微損之汝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

其稱者胡語是也喆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
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即汝所進馬有劣弱而貂皮
敝貴汝本意耶使人各賜織金襲衣臨行又加賞宴館
中優待晨昏不得不閉與沙漠野處不同間有在中國
爲盜者歸且得罪亡去何從知之乜先曰者此事果爲
小人所搆喆曰汝爲大將聽小人之言棄我軍民甚
衆而汝部曲死亡亦不少上天好生汝獨好殺夫是以
數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
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乜先曰者者因謂善
勅書何以不及奉迎善曰此欲汝自作好事若載之勅

書而汝秦何足道于朝命非誠心也乜先甚喜且曰
上皇回史臣御否若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乜先曰古堯
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於弟正合古堯
舜事也先大服乎乘帛克日有何重賚來贖善曰得重
寶而歸我　太上天下後世謂官人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不索重賚天下後世謂官人貴信義賤貪黷令
名無窮况我有皇大賞格且以漸繼也乜先大悅曰都
御史音乎章言非者顧謂善曰史書上好寫着或謂
姑留使臣遣使問南朝　上皇更復位方可歸之乜先
曰曩令遣大臣來迎今既至又不與是失信也遂許歸

引善見　上皇明日也先餞　太上于其營善侍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爲壽酒中令善坐　太上亦曰官人着坐便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笑曰中國好禮數明日安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宴餞如之又再明日八月二日癸酉　太上駕行也先伯顏帖木兒率諸酋送之至野狐嶺慟哭而別仍命數人率五百騎護至京師既別去行數里復有追騎至　太上失色既至乃昂克獵得一獐來獻受之乃去方李實既歸死剌使者把禿亦至實奏虜願送還　太上請大臣奉迎且言有約期緩必有誤　景皇面問實頓首言虜必無詐

猶未信　旨下李實方回楊善已去不須遣使催虜使把禿歸以迎復意示也先文武大臣復以爲請令再議以聞李實復言失約則直在彼曲在我臣若不言它日再差人不用命必復推臣自揣違期決不敢往則彼此猜疑和議不成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息邊鄙終不寧令宜叅賜　乾斷奉旨楊善回定奪御史畢鸞以爲言不報檢討邢讓請追留虜使與李實同行報以急來遲迎未晚蓋廷臣方力請而　景皇主大學士王文（文見本傳）之說斷以夷狄常態決重有所索其欲難厭萬無即歸之理而不知天心悔禍虜亦順天楊善擷得虜情

駕已發北庭矣廷議奉迎禮未定千戶龔遂榮上書大
學士高穀大畧言都人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可
知奉迎禮宜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
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示廷臣曰武夫尚知
此理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者胡濙欲封
進見郕邸同情以動 上心王文見之恚甚言遂榮非
分請治其罪遂下詔獄丙子楊善報 太上已入塞庚
辰禮部始得 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
太常少卿許彬至宣府奉迎用轎一馬二高穀引唐肅
宗迎 上皇故事以聞辛巳 太上至萬全遣哈銘至

宣府諭邊鎮爲重虜多變詐總兵官不必遠迎壬午宣府總兵朱謙及于永部兵迎駕行殿癸未許彬始至命寫罪己詔免群臣迎諭祭土木陣亡將士甲申侍讀商輅往居庸奉迎　太上將發宣府命朱謙宴隨駕虜人啟行乙酉至居庸關商輅入　寫書與　皇帝諭避位至雙泉以臥具及靴賜哈銘御衣及乜先所獻戰袍賜袁彬丙戌　太上至京公卿迎城外入自安定門　景皇帝迎東華門內　太上下馬相持泣各遜避意遂居　太上于南宮朝百官大赦天下朝野欣欣焉方入塞虜五百騎護行每夜二十人環　太上宿既入東華

門猶揭縣侯牓比入宮乃就館又五日　太上宴虜使厚賞遺歸虜中之攻乜元專之其兵最多可九萬人普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足而立外親內忌既陷　駕大得利潰關直入謂所當無前比德勝之戰挫而引歸所部疫死戰死不下萬餘　上陷虜之三日乜先有青騧馬能食人縱令蹂　上帳中方行雷震死又遣力士旁睨見有黃龍盤繞大驚邦走而上所居帳夜夜有光騰起見者皆知爲龍文又　天容彬然絕無慘沮虜來叩首略不爲動乜先欲以妹薦寢邦之益加敬畏中國既兵事日飭虜戰數不利屢遣使

求和皆不見聽以送駕邀金帛復不讐中朝迎駕意亦益緩抱空質無所得徬徨塞上欲獻則恥無名欲北歸則慚上感靈天月降罰中國又仗義執言將擣其穴部下皆苦兵思還故因泛使奉車駕歸勿論天朝益尊英皇善後而也先悔過歸正遠勝于粘沒罕之殘忍萬萬要見夷狄有人異類可化視世廟時俺答歸順尤覺直捷快人即俺答始而桀驁鋒莫敢當久而馴擾天若爲敵儼然膺王爵以老壽終逆順大槩與也先稍異而享受過之此千載所無適以徵我明極盛之際也

史氏曰　英皇之得歸天威亦天意也嘗是將于少
保以用兵爲正鋒　景皇王文以拒絕不遺使爲偏鋒
偏本反也而更以濟正其中有莫之然而然者故能挽
滔天之橫決維鰲極于將傾而推本所自則又有說方
高皇驅逐　文皇犂庭雖深入窮追不遺餘力而所獲
嫡孫則封而歸之來降頭目則賞而官之文告時頒撫
卹並至蓋攘却中不尚斬伐一以涵育化道爲主旣已
先天而峻大防存大體矣夫夷狄亦天之並生並育具
有一點良心者寧不後天而嘿嘿順天意以報大恩乎
合前後覩之自爲施受自爲終始人皆囿其中而不自

覺乃知　二祖之規模宏遠而　列聖之享成所以安

中國制外夷者正未有艾也

復辟

上皇既居南宮十一月壽節明年正旦當朝賀禮部以請皆報免恩禮漸薄甚至索藥不與後御藥房太監廖官保坐誅翔鳳等毆石關都取去奸僧道堅因太監陳祥建隆福寺命內官監析用後太監陳謹等因十五人下獄訊鎖項獄完除獄三年改封　皇太子為沂王自立其子見濟見本傳御用少監阮浪奉侍　上皇浪下內官王瑤任蘆蕭橋抽分持所賞鍍金絛扣結束刀綉茄袋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蹴毬襯衣忠因見其袋刀非常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入皇城白裏行太監高平以為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遺瑤以袋刀賞忠求外應屬東廠大

監閻禮治之瑤與浪義子趙緝皆凌劇沒產浪入詔獄炮烙瘢煉苦慘備至卒不承死獄中猶欲窮治不已忠嘗屏人請卜者仝寅筮之寅以大義叱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追問果謂供養與武得其通報以妄言得止（忠尋坐他事徙柳州衛千戶平鎮守寧夏禮差往江南後皆逮至磔死瞻浪本監太監撰文立碑官緝子錦衣試所鎮撫）刑科給事中徐正（一曰徐進）吳江人進士選授嘗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宜置沂王于所封沂州出　太上皇與俱以絕覬覦之心　景泰帝聞之不懌出爲雲南衛

經歷正復爲所深者留京不卽行乃謫戍遼東至是左
右有言其事于 上者收鞫具伏奏發劇籍其家軍餘
汪祿狗與正同謀久亡去一日入城有識者捕得斬之

丁負州門蔡正吳江人業徽父爲人治刀筆詞訟不齒
而非女吳親戚文人見輒詫恨曰無天耶徐氏生此兒
其舉進士授給事中侍 英宗左右 上愛之嘗與戲
以勳戚許大馬屬然正小人無賴沾沾無所以當 上者
英宗茂陽廣還疏于南宮正密疏曰 太上皇社稷罪
人今逆奉非計且下或借爲奇貨宜以處之大爲天
下不顧家借下毋愛此名也 帝心難之不用又數
載二三已遷大理少卿 英宗復辟見正勞因鄉故侍吾
給事中日召對賜金帛讓食而正亦且幸驕嬰不發矣
曾與宗一日主便殿旋風吹文書墮地取覽乃正疏
而或曰得之 景皇帝匣中怒甚遽發使召之至則捽
玆令自拾正疏捽牽不能對反接鼻于市併籍其家譚
中丞什御史高明予言南城多樹木易匿奸人事叵測遂
盡伐之 英皇甚驚復辟下詔獄杖死按徐正之逆見

于閣史者如前弇州更詳然此公好奇多點綴歷大理召對史不繇見譚所云御史高平戎即太監高平代檔門在此時蓋與所浪事皆易太子之後也未幾見游妖　景皇亦湛酒色得疾景泰八年正月朔免朝中外憂之于謙等合奏請立東宮蓋復　憲宗云遂訛傳已白　太后請召立襄世子得金符將發者十一日左都蕭維禎副都徐有貞同百官問安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應曰府部堂上并科道等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曰若皆　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衆默然退即日臺中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

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蚤立之還趍草其略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爲 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蚤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草具會議於朝集文武群臣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笑曰吾輩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三日得 旨十七日蚤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衆具疏諫再上而先五日 景皇帝郊壇齋宮獨召石亨代行禮亨知病必不起與張軏等謀立 太上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顧彬老矣無能爲也曷圖之徐元玉謂徐有貞也有貞亦素與亨等善十四日夜會

有貞第有貞曰　太上前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嘗出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有陰逹者有貞曰必伺獲密報乃可議軏等十六日薄暮再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軏等耳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云托言虜騎薄都城奉　旨陰納兵入内誰不可者軏等首肯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軏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

守門內臣出入規視此之驚匿有貞命　鎮諸門不留一門開外兵得入事去矣鎮訖即取鑰投水竇軏等不知所謂皆聽處分時天色晦冥衆皆惶惑有貞趣行軏傾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錮甚牢叩不應俄聞城中隱隱有轉門聲有貞等遂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城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啟城中黯無燈火軏等入見　太上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皆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太上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明朗星月輝耀

太上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其官某有貞等前導入奉天門門者訶止之　上曰朕太上皇帝也門者不敢禦遂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舉前者武士以撾擊有貞上叱止之時斧座尚在殿隅諸臣推推至中　上升座鳴鼓鐘啟諸門是日百官入候　景皇視朝既入聞南城聲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貞等號於眾曰　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就班呼萬歲　景皇聽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對曰　太上皇帝曰哥哥做好朝退御文華殿命徐有貞原官兼學士參內閣機務召陳循等草詔宣諭群臣午門外開讀各朝服入　上

升殿行即位禮日已正中矣逮謙等下獄明日臨朝謂
諸臣曰昨日弟頗食粥無恙固無與弟事小人壞之耳
又明日加有貞兵部尚書未幾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
學士掌文淵閣事石亨封忠國公張軏太平侯張輗文
安侯楊善興濟伯餘各陞賚有差有貞等嗾言官以迎
立外藩劾于謙王文等當族所司勘得金牌符敕見存
禁中別無徵有貞石亨等言雖無顯蹟意有之法司乃
以意有二字成獄辭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曾有功有
貞曰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　上意乃決二十一日奉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法本當凌剮從

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免爲奴着隨住[illegible]
産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不遠充
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原籍爲民出從
禎于南京誅前昌平侯楊俊俊洪之子也景泰初爲[illegible]
府參將開關欲奉還 太上密戒上卒無輕納及 上
還又言將爲禍本生平負氣與張軏等不合以剛暴獲
罪罷侯家居軏等以爲言下獄斬而復位前一夕有[illegible]
者御馬監太監郝義與干誠等將發勇士擒殺言辭等
不果并誅尋斬都督范廣廣勇而知義謙所信任最有
功爲亨所惡者二月乙未朔 皇太后制諭 曰景泰初

復爲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皇后杭氏汪氏復妃號見濟仍世子十九日癸丑　郕王薨謚曰戾免汪妃殉葬與二女出居舊府厚資給之五月遂溪縣教諭吾豫言二事一南宮之幽皇儲之易當究主謀赤族正春秋之義一于謙等擅權時所舉文武重臣不誅竊恐變生肘腋當發　英斷豫先以談兵往邊不給俸請于吏部項文曜爲侍郎阻之尚書王翺奄許而未與陳循兵部尚書謙喟然曰奈何使應薦士至此遂與準收至是疏上衆互傳相煽動未幾鄖城訓導盧欽黃巖人就選求南方便地不得怨望言陛下在南宮時臣子當扶顛持

危而尚書王直及陳循等包藏禍心顧位苟祿今一旦失意未免觖望恐乘機鼓惑爲非或開邊釁乞加顯戮以爲亂賊之戒意圖中傷且希進用下錦衣衛執鞫之論贖特罷爲民其他阿曹石先後疏攀者甚多賴上仁明皆不聽有貞尋與亨爭權徙金齒亨益驕恣下獄死籍沒吉祥謀反伏誅　英皇數歎息曰好箇于謙憲廟立昭雪復官賜葬公論始大白而　上復位後將念南内數幸焉因增置殿宇正殿曰龍德左右曰崇仁曰廣智門南曰丹鳳東曰蒼龍正殿後鑿石爲橋橋上通體蟠以雲龍躍躍然欲飛動南北枋表曰飛虹曰戴

麓左右有亭曰天光曰雲影其後壘石為由曰秀巖山正中為圓殿曰乾運其東西有亭曰凌雲曰御風其後殿曰永明門曰佳麗又其後為圓殿一引水繞之曰環碧其門曰静芳曰瑞光别有館曰嘉樂曰昭融有閣跨河曰澄輝皆極華麗至是俱成後又雜植四方所貢奇花果木於其中每春暖花開命中貴陪内閣儒臣宴賞并修西苑後　列聖時幸南内嘉靖十二年重修四月　上臨幸御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馴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瑶池駿飛雲白凡七召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方獻夫翟鑾共閱賜茗飲又命至嘉樂舘觀花

木

曹石伏誅

逆監曹吉祥在禁地久正統間征麓川福建諸寇皆監督軍務收召諸番將麾下爲爪牙既與石亨徐有貞謀成奪門功亨加封忠國公姪彪定遠侯有貞武功伯吉祥姪欽昭武伯其餘爲都督都指揮使者數十人因而冒功得官者至四千餘人表裏擅權排黜異已奏能各處巡撫朝士爭趨其門又彊奪民田天順元年五月御史楊瑄奏畿内近年水澇民饑至于相食河間縣惟一鄉川在高阜忠國公石亨令火者至彼立標爲界奪爲已有知府王儉阿附之饒陽縣田堪耕者僅千餘頃太

監曹吉祥家人抑逼有司欲俱占耕若不大加禁革恐效尤者衆乞下御史嚴勘章人　上召内閣徐有貞李賢閲之皆曰瑄所言公正不避權倖宜從其請　上曰御史敢言可嘉其覈實以聞於是各道御史張鵬等合章欲糾亨吉祥諸不法事給事中王鉉知之以告亨亨挾吉祥訴于　上云鵬乃已誅奸臣内官張永之姪故結連諸御史誣巳　上命收鵬及瑄遂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面詰諸御史歷舉所劾皆有驗　上曰亨吉祥諸罪如實汝等當時何不卽劾乃至今始言命錦衣衛悉收下獄且究主使之人奏上謂右都御史耿九疇副

都羅綺所使并執問詞連內閣復嗾科道劾有貞賢欲獨擅威權排斥勳舊遂亦下獄是日晡霧酉刻大風雷雨驟從西北來發樹壞屋須臾雨雹大如雞卵至地經時不化奉天門東吻及丁馬牌摧毀欽天監官湯序奏雹陰脇陽也占書凡雨雹所起必有愁怨不平之事爲兵爲饑在國都咎在君相任能用賢始可除咎　上心是之二人亦懼請輕其罪乃降有貞賢爲參政九疇布政綺亦參政御史盛顒費廣周斌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同鄭晃陶復俱知縣謫楊瑄張鵬充鐵嶺衛軍其餘當調者給事中何玘御史吳禎等又三

十六人　上諭吏部留之而先是　上陞岳正爲修撰參內閣密言亨吉祥等恃寵驕橫恐貽後患乞請間二人使各懷疑貳去之猶反掌因往語吉祥曰石亨常令杜清來此欲何爲吉祥曰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欲覘公所爲耳公若辭兵柄自結于　上亨計不得行矣吉祥疑之反言于亨卿正必欲逐去至是正又言石亨將爲不軌陳汝言不安陞尚書遂以黨附有貞謫欽州同知一日自造亨以上意喻之遂得罪而有貞既行有以飛章誹謗者訴有貞所爲自德州執還命錦衣三法司共治初有貞封伯制給誥券自爲制文其語誇誕至是　上坐文華殿

出示多官擬議以開明日獄具謂有貞屢蒙 聖恩歷
任顯要不能感恩報德乃敢玩法欺公詐爲制文竊弄
國柄自謂其文可比迹于仲尼妄論厥績能希蹤于神
禹揚其才猷則曰資弘毅而秉忠純誇其學識則曰貫
天人而通今古武畧無能乃自處禁中之頗牧謀猷不
着又自任王室之甫申甚者敢以定策擁戴爲己功護
謀欲沃爲身任妄自尊大居之不疑不臣不忠莫此爲
甚宜如律市斬爲人臣欺罔之戒 上曰有貞罪不容
誅但犯在赦前宥死發金齒爲民賢以原官復留內閣
加吏部尚書日親重用事錦衣指揮逯杲機警善詗事

上并寄腹心左顧問賢右顧問杲亨雖得見不甚與語勝日有慍色吉祥驚伏憤憤每出外宅與欽等謀言官家負人叵耐日亂內閣錦衣置我輩何地　上益習政事獨照才品奸無所逃陳汝言事敗獲罪沒入其貲甚多　上曰于謙為兵部專且久沒無餘物汝言未朞歲何賂多如此怒甚亨等俛首不敢對方治大第　上一日登翔鳳樓望見問曰此誰所居恭順侯吳瑾侍側謬曰是必王府　上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作　上嘿然時時召對李賢賢密言郕王不起羣臣自迎　上復位此輩貪功先期擾　禁駕言奪門內府門豈可奪事爲

武一失置　陛下何地　上大悟遂勑總兵官非宣召不許入諸武官不得候其門仍復各路巡撫官間命亨巡邊安其心亨武夫不識事變彪尤麤暴謀鎮大同嫉致仕千戸楊斌等五十三人奏保　上覺其詐命執斌鞫之得實言官劾彪下獄時天順三年八月庚戌朔也亨亦奏姪彪不才失于教訓請并下獄又自請避位皆不許且曰彪自犯罪於卿無預先後逮其親黨朱諒杜文等一百十九人凡以奪門功陞者俱革職仍許自首吏部左侍郎孫弘等以亨薦用悉調外任彪弟慶匿于亨所索出之遣錦衣指揮門達詰都察院會鞫得其繡

蟒龍衣違式寢牀諸物四年正月彗星見日黑暈杲復上言石亨怨望愈甚與其侄孫石俊日造妖言且畜無賴二十餘人專伺朝廷動止觀其心實怏怏懷不軌

上以章示文武大臣皆曰亨罪大不可宥遂執下錦衣獄廷鞫籍其家二月癸亥亨死獄中丁卯斬彪于市辛亥　勅諭廷臣又致書宗室述亨與彪罪惡不得已用法之意　成化元年二月石亨子孫二人赦出給會昌侯孫繼宗候寬之自便彪子玉三人放爲民故其子孫尚存京師天啟三年余入政府裔孫石天民有膂力武藝魏意孫藍石瑋亦冒南人問石氏本末告以故慨然傷之來見時吳本如用先方督薊遼卽以托之顧征遼復祖爵余書曰得復世襲林指揮足矣無何余歸吳亦歸孫公先殁廢無有加意者石氏終不振　吉祥益自危時石亨黨雖並黜

而吉祥部下庇獨得免益招聚無賴撫以恩五年六月有家人百戶曹福來得罪逃去奏行捕治欽乃別令家人曹亮等獲至家捶死　上聞勑諭公侯等官謂欽任情行事雖從寛宥各宜守法毋自專于憲典先不亨敢時預降勑戒諭朝臣然後收繫及今復然欽度不免遂謀反會懷寧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奉命西征湯序原曹氏黨也令擇日定于七月庚子天未明視朝遣將欽因舉兵入為亂幽　上南宮立皇太子先夕召諸達官及其黨羣飲于家厚贈之時鏜侯陛辭宿于朝房達官都指揮使馬亮等恐事敗自欽家逃出走告恭順侯吳

瑾廣義伯吳琮瑾琮亦以陪祀畢宿朝房急趨報鏜同
具奏從長安右門隙投入令曰急變卽達御前遲則用
軍法斬三人皆拙于書惟曰曹欽反曹欽反模糊幾不
可辨　上得奏以意解之急召吉祥縛入宮城鎖繫令
皇城四門京城九門毋開項之欽以亮等逸出知事泄
遂于中夜自往逯杲家値其出門腰斬之遣其黨殺左
都御史寇深斫傷學士李賢凡五百騎突東西長安門
不得入守衛官軍折御河岍磚石堆塞賊往來縱火噬
呼百官方候入朝闘甲馬馳驟聲謂西征出師旣而士
亂多亡匿鏜召太平侯張瑾同擊賊瑾不敢出鏜謂之

二子曰征西官軍多從宣武門出爾往號召之曰法司強賊反獄獲者有重賞未可出城於是官軍稍集至二千人甲兵皆具鏜謂曰爾等不見東西長安門喊聲火光耶曹欽反其黨不多奮勇殺之朝廷必不惜陞賞衆皆諾從鏜逐賊至東長安門欽走攻東安門途遇吳瑾殺之射火箭焚門力攻時已有備沃水火滅天漸曙欽黨稍稍散去欽遇鏜子軏于路軏揮刀斫中欽膊軏亦被殺欽氣懾率數騎走安定東直齊化各門求出俱不克復還死鬭鏜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兵至發神機銃砲擊之有退走者斬以狥欽衆盡潰竄歸

家時大雨如注鏜令軍士能殺賊獲其財者即與之於是官軍大呼而入欽投井死毀其家盡掠財物其兄都督鐸弟指揮鉉及從兄都督瀞皆爲衆所殺并其親黨同謀之人俱盡逵官伯顏也先等逸出見獲初逯杲依附吉祥石亨得陞官寵幸已而背之乃刺彪及亨過惡以聞亨等死復刺欽吉祥事愈急遂激其反欽故首殺之以都察院嘗劾治已罪寇深亦素與杲善故殺深皆取其首去賢被執刀傷首及耳欽揮退持刀者持杲頭示賢曰我非此賊豈有此舉爾可代奏所以舉兵復仇之意賢曰此人當死久矣既死將軍釋兵待罪可以自

解扶至東長安門令呼守衛官開門不得數欲殺之吏部尚書王翺郎中萬祺力護且勸之亦會戰急釋賢去賢聞官軍闖欽于家乃上疏曰賊雖被圍未盡擒殺宜速曉示有能擒獲賊黨者即以其官與之餘皆勿問上得疏知賢在甚喜報聞明日召賢裹傷入見慰勞之仍命勳臣朱儀等分守皇城六門都城九門以賊黨尚有潛伏故也又撫諭都人及保定等處達官凡爲反賊脅從無得驚疑京城內外軍民有假賊搶奪平人財物者擒數十人杖之通衢示衆間有搶奪賊黨財物者釋之癸卯出吉祥廷鞫磔于市并磔欽鐸濬等尸丙午磔

湯序及達官陳守忠丁順白忠等停西征兵起王竑督師聰瑾梁闔公諡忠壯深少保諡莊愍加繼宗太保賢翱昇俱太子少保鏜進爲侯馬亮等各陞賞有差

朱史氏曰曹石並稱久矣曹反闕下比姚令言朱泚尤甚石氏叔侄不過恃功驕恣失人臣禮初無反謀亦安敢反卽劾辭亦止曰怏怏懷不軌而已乃俱坐死籍沒與曹同事同受寵同得罪罪本天淵而識者不察與之同科以累戰有功兩封侯之奇士不良死濫被惡名不能自白惜矣上公夷于厮卒于城等于孤豚真少恩哉當時李賢主之遂果摘之 英宗恐恐焉記過不賞其

功慮蟄不留其種卒激曹氏之變夫石外疽也曹內癰

也治外忘內毒發幾至攻心善醫國者固如是乎天

祚　聖明一旦剪滅杲死賢獲存君臣慰勞至今談之

心悸吁亦危已

別錄曰亨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

人不動謂天意有在促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

彥敬壯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

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

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

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春虜寇延綏命亨帥

師禦之童先力贊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適爲之未晚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廝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罪連於亨 上初念其功累宥之惟罷其兵權因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謀於是逮之及亨下獄死法司請戮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從之李賢云人見石亨輩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

明宪抑從此此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為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辨之于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嘿相之社稷綿遠端在于此　右所載其人其畫皆可笑等于兒戲謀反者如是耶李南陽又為之辭飾之天順實錄南陽相業可觀此書殊不愜意三楊于少保皆有告詞並成公論又因少保延及同鄉之之項文僖辱之曰于某妻于之子子舉朝所惡項未聞它過坐于得罪其人品次亦不凡南陽著此一句似有深怨口業可畏言不可不愼况于書乎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

朱國禎輯

安撫流民

荊襄之上游爲鄖陽地介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山深地廣易爲屯聚洪武初申國公鄧愈旣平安陸襄陽即進兵驅勦之禁革山場人無敢入承樂宣德間有流民漸集其中正統二年漢中府守臣以聞且言不卽誅恐遺後患　上以小民爲饑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誅之命御史金敬往撫輯敬陛辭　勅諭曰彼亡命者皆朕赤子比因徭役頻繁饑寒迫切遂至轉徙爾往視之其願

回故鄉者令有司善加撫綏蠲其逋租願占籍于所寓者復其徭役二歲果有梗化按治鋤其首惡毋及不辜敬至摘數人遣戍餘撫卹編戸伴聽命僅及百一經制未定畛限不明而大奸皆潛伏不出敬還受撫者復綏如故潛伏者起而收之勢益滋蔓其點黠隨遠近雄長因部伍役使之綿亘數千里中無慮百萬錦衣衛千戸楊英以使事至河南闞其事歸上疏請命有司賑恤因散遣其衆願占籍者聽疏入不報三省官又多諉非已境内遂日因循有劉通者河南人少負膂力縣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以爲號習妖言潛駐房縣與妖

僧尹天峯謀亂時有石和尚名龍合劉子龍即劉長子及苗
龍苗虎四散劫掠于斤密約子龍共起兵成化元年四
月夕于大木廠立黄旗聚衆萬餘據梅溪寺稱王僞號
漢建元德勝進據南漳時王恕方以副都出撫治懸榜
曉諭而未受征討之命賊狃爲故常終不肯散聞于朝
曰民可撫也而奸民好亂者非兵不威一日毋忌去此二月中事至四月傻起
十二月命撫寧伯朱永爲靖虜將軍總兵都督同
知喜信僉事鮑政爲左右叅將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
務內官唐慎林貴監軍合湖廣總兵李震討之衆謂賊
巢在萬山中亘沙河之境於是決策深入先破南漳永

適有疾因留居鎮之圭與唐愼李震湖廣巡撫王儉進兵潭頭坪林貴總政自遠安進兵馬良坪喜信都指揮王信自房縣進兵浪口河王恕都指揮劉清自穀城進兵洞庭廟賊見師逼逼移居壽陽欲出陝西苗龍移往大市欲出遠安即調兵往壽陽截其奔路通退保大市與苗龍合二年閏三月二十三日都指揮田廣進至雁坪遇賊擊之追及于古口山明日廣與諸軍皆會進攻賊陣斬其子劉聰及偽都司苗虎等一百餘人進至格皃山賊家屬退保後巖山二十四日賊據險懸架木覘礌石各擁鎗牌抗我師圭與震儉等攻其右喜信等擊

其左鮑政等衝其中劉清等襲其後四面夾攻賊大敗急追之破其巢穴焚廬舍生擒通等二千八百七十餘人斬首千五百六十餘級獲賊屬子女一萬一千六百餘人牛馬驢騾一萬有奇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會承病愈更帥兵搜餘賊九月石和尚等燒刼巫山大昌縣殺夔州通判王禎喜信等蹤賊所向剿殺賊力屈食盡乞降指揮張英後諸將忌其功譖于承謂英多獲賊賄以他事捶殺之誘之劉長子縛石和尚送喜信營既而併千斤妻連氏偽官常通王靖張石英等三十人偽千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皆擒遂班師通等磔于藁市論功加圭太子少保進承撫寧

侯封震與寧伯餘將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地曠險如故未幾餘孽李鬍子被追急復嘯衆作亂鬍子名原新鄭縣人寓居葉縣始與石和尚等嘯聚為逆通等就擒原與其黨蔣虎王彪等遁免糾合殘黨小王洪石歪膊等往來南漳內鄉渭南等縣刼掠衆至數萬人偽稱太平王署其黨為偽總兵先鋒等名又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累捕不獲襄荊南陽諸郡為之騷然六年十一月命右都御史項忠會李震討之既至襄陽以見卒寡弱請調永順等處土兵從之諸將請速進兵忠曰流民逃聚山谷始豈甘心為寇

勢多脅從民去官府遠旣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駐軍列兵分布山口截其要路遣人持榜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于是民多携老弱纍纍來歸會蔣虎引數十人覘軍且欄阻歸者出不意擒之兵部尚書白圭等言虎巳就擒餘黨多困於饑寒出於逼脅宜令項忠相度機宜會彼處廵撫總兵等官計議撫捕長策不必動調土兵騷擾地方忠奏賊在萬山中據險爲亂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而分哨官軍不親行陣巳行保靖土官及河南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且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携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

止土兵恐民聞之仍懐二心其蔣虎雖授首而元兇李鬍子等爲伏鼠竄設復再聚重謀爲難事下兵部白圭議征勦流賊必須宥其脅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得又招撫四十餘萬則李鬍子雖未卽誅討亦無能爲矣宜行項忠等如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爲非從宜區處　詔曰可忠原主撫散爲宜德意歸者愈衆原等勢孤潛伏山寨伺隙出刼至是遣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率兵追捕原等遇之於竹山縣盡死拒敵爲官軍所擒小王洪尚有衆五伯屯于鈞州龍潭亦被擒之報捷比出山復業者陸續共九

十三萬八千餘人餘混處賊巢無籍撿查四散奔走出者莫知其數諸軍前後共斬千級其入山俘獲脅附黨與族屬老幼共二萬八千七百餘人戶選壯丁一人充戍湖廣邊衛計可得軍五千并其族屬附籍給田屯種奏上命降勅獎諭忠等仍上便宜十事行之初忠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驅迫盛夏道渴疫癘死者甚衆而軍中有僞討張寬寬襄陽人以進士授僞討侍郎王讀書房常快快不樂屢上疏言處置流民數事適忠奉命撫撫流民寬每就之論議自謂通達世務請隸軍情願相從於軍中聽用忠因其言爲之遂罔性者爲衆所嫉于是給事中梁璟論劾白圭亦言所上功次文冊前後不同請審勘　詔免勘定擬陞賞

忠疏辯且求去得　旨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所
不取今覽奏事理益明卿何嫌疑遽欲避退所辭不允
尋加忠左都御史亡何歲復饑民逐去復至有司懲前
事以逐流民爲靖亂策祭酒周洪謨憫其事爲著流民
說其略謂山谷曠遠民遭水旱上不能賑恤則轉徙其
閒勢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撫定之使占版籍爲土著可
以填實襄鄧戸口又援晉置松滋縣南雍州事爲徵十
二年流民集復如前　朝廷雖申禁不能止也左都御
史李賓恐逐之生他變又即洪謨所著說疏上之陞左
副都原傑往任其事山東博興縣知縣陳文偉亦奏荆

襲流民非若蠻夷戎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者今嚴兵
固域勞民費財禦之若敵國然此可暫而不可久也臣
迂以爲不必屯兵久戍不必遣將分守欲爲良圖請于
南漳竹山遠安房等縣與流民相接界之處遴選天下
知縣縣丞有智識知事體曾經旌異者更易而用加以
獎勵使各蒞其地設法招集便宜處置假有成效不次
陞用仍暫寬其近賦徭賦足其衣食使之觀感興起傾
心向化令守備官用心操習官軍以張兵威則恩威並
立而彼易化矣且流民所恃以爲惡者樹木叢密路途
險隘也若進一里平一里之道途遇一村定一村之戶

籍正疆界辨阡陌使民各有分地地各有定主則將來者無地可容自不復來復於要地立州以總制設衛以防禦則流民之非心格而守備官軍可無用矣兵馬司吏目文會條陳亦如之并下傑斟酌處置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涉履宜　上德意延問諸流民所欲無不忻然願附版籍為土著者于是大會三省撫按藩臬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為計丁力限給之令自墾為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治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縣地分置鄖西

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栢南召伊陽三縣
陝西析商縣地爲商陽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爲商州又
即湖廣鄖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
六縣且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寓占
著相參錯居經畫既定乃列其事上遂薦鄧州知州吳
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鄰境良吏習知其事者用
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
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　上悉從之擢道宏
爲大理少卿代傑撫治傑滿三考進右都御史召還
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八郡民聞之無不流涕爲立

祠道宏任四年陞南大理卿王濬以僉都御史任遂爲定制繼者劉璋何經鄭時以及戴珊豪右復多窩流聚爲利令首實其闢田匿稅者償其所費而沒其餘盜野王剛何淮等嘯聚約川湖兵討平之弘治九年沈暉巡撫始收太和山香錢賑饑比孫需至悉籍于均州供祠禱費遂行至今

改斷藤峽

廣東自永樂宣德以來素稱殷富間有土賊隨起隨滅不爲大害自正統十四年黃蕭養作亂調發廣西土兵征勦因見民物繁富武備廢弛自此始于近界劫掠然不過五六十人或百餘人蹟其來俱自潯梧越境所掠財物即于潯州河邊貨賣守備官軍受其貨賄縱之以致賊徒日衆遂至千百成羣天順七年十一月柳慶蠻賊覘大軍俱會梧州乘虛擁衆攻劫上林縣村社四十餘處殺擄五百餘人馬牛財畜無筭本月十三日大藤峽峽在廣西潯州州境萬山盤亙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遶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

夫江諸山皆砼砑巃嵸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盤有孤藤度峽獨木徒杠南岸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而峽爲輿巨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南有牛腸大帖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力山其險倍下藤峽又南則爲府江迢遞六百里其中多冥巖深谷懸壁絕壑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隕身數百仞下中產藤人藍胡侯盤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鐘人善傅毒藥弩矢中人立斃雖四姓猺亦憚之賊夜入梧州城時總兵官泰寧侯陳涇駐兵城中會太監朱祥御史吳禎副使周璹僉事黃應軫參議陸禎都指揮杜衡參政崔瑛等于城中議調兵是夜三更賊駕梯上城涇等不之覺賊遂入府治劫官庫放罪囚殺死無數大掠城中執副使周璹爲質殺死訓導任璩涇等擁軍自

衛不敢發一矢隨軍器械并備賞銀貨等物皆爲賊所有致仕布政宋欽時家居挺身出以大義諭賊爲所害黎明賊聲言官軍莫動動則殺周副使逕等乃遣人與賊講解賄賂方始出城賊既出縱擄還府官軍數千賊僅七百而已天順八年奏報劫掠各處圍困城池有經年不解者總兵顏彪都御史葉盛嘗戰勝斬級數百然未能成功遽奏班師軍猶未回徼報已至于是巡按御史王朝遠奏廣西流賊越過廣東十郡疆域殘毀過半田畝荒蕪遺骸遍野道路幾無人行兵力衰微民情惶惑今賊徒日益進蔓過廣東者已至江西在廣西者又

越湖廣雖兩廣各有總兵巡撫但地廣賊衆力不能支乞勅廷臣會議別選謀勇名將及有威望大臣委以重權責其成效庶或有濟副總兵范信亦奏稱賊黨衆強又多乘馬我軍單弱反止步隊猝于平地遇賊步不足以當騎自來官軍取勝全藉達軍騎射乞調委都指揮廉忠統領仍乞照廣西事例選衛所旗軍有才力者優免餘丁三名令自備鞍馬協同達軍征討時適大覲令兩廣二司官各陳所見或欲分地守禦設法勦捕或欲簡命大臣威望明信者爲總兵編修丘濬主事馮俊各上封事陳討賊方略皆下兵部兵部尚書王竑奏曰廣

賊蔓延藉口招撫互相欺蔽絶無忌憚辟之小兒索果索之即與愈索愈啼非流血撻之必不能止且廣中用兵全恃遣軍爲吳禎偏執而止葉盛既去韓一人豈能兼任因薦浙江參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行尚頎憂而諸將中推都督趙輔材界可任乃擢雍爲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爲征夷將軍佩印總兵右都督和勇爲游擊統達兵太監盧康陳宣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閫外之事一以屬之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軍法論不從中制成化元年六月雍等至南京會諸將

議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游擊帥江西及達兵由庾嶺入廣東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可滅賊雍曰不然兵法云搴于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賊所盤爲廣西心腹患舍此不圖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浸流賊愈多州縣愈破蕩所謂救火而噓之者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援高肇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譬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何煩于逐所以兵

閑拙速不聞巧遲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陽峒西延苗賊爲梗出偏師擊滅之戮失機指揮

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月至桂林議曰修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不剪則峽勢不孤心腹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賊大潰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密箐重巖三時瘴癘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大軍戰勝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以待其斃雍曰不然峽山遼濶岐路分披輪囷六百里間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彼鋭我衰睥睨之奸患起衝突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捷勇氣百倍峽賊聞之

亦已稍稍懼因而乘之可以立破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
軍總兵歐信參將孫麟尚瑞都指揮夏正等將之自象
州武宣分爲五道攻其北九爲二千人爲左軍都指揮
白全楊瑛張剛王玘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爲八道攻
其南左參將孫震指揮陳文昌等巡守左江及龍山結
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輔開府高振嶺督諸軍令信曰山
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令正曰林
峒沙田府江間道也汝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
其東奔諸將受命十二月朔齊發賊詭青袍巾數十人
伏軍前詗之曰皆良民伏臺役者汲于賊官軍累征未

嘗深入無緣自拔今公至此方得脫雍鴈聲曰皆賊敢欺我耶裸而斬之果藏短兵悉支解懸于樹自環甲胄躍馬直前酋驚曰天神至矣夾攻連破石門道砲屋㕓紫荊竹踏艮胸古營牛腸大岵等寨賊遁入桂州横石寺塘九層樓先聞兵至藏妻子於此者據險立柵拒我雍令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厓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令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先是峽有大藤如斗横兩崖諸猺蟻渡至是斬之易名斷藤峽

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雍乃上言諸猺之性
憚見官府撫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
以罪在禁而寧厲駿脉推鞫無因況蠻夷之族不必責
以彝倫請復其職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
不辨地理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
陸喜等効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或用爲流官之
副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檢司
于勸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保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
東鄉龍山各安添設又謂别類獞人國初曾充戎伍近
用兵時遣千戸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即本地關設千

戸所因其故俗即以李慶爲之酋帥統之而以故酋裔
爲吏目亦可羈縻獞獠藉以保障地方又經畧撫處數
事奏上　上皆嘉納行之明年正月論功擢雍左副都
御史提督兩廣戎務廕一子錦衣衛千戸封趙輔武靖
伯世襲餘各賞賚有差五年雍外艱去兩廣賊勢復張
御史龔晟僉事陶成俱請立總府于梧州別遣大臣一
人總制兵部尚書白圭覆行之仍起雍徃加右都御史
七年正月賊營上霜山游擊焉升達官都指揮葛春等
四面緣山而進賊不意官軍猝至潰散擣其巢穴前後
凡斬首六百十三級追還被虜人民六百六十九牛馬

器械甚衆雍又奏去年臣到兩廣自春徂冬遣將分守
要地累戰克捷平那菥等村岡蔞等山古平等峒前後
生擒八十人斬首九百餘級奪還人口數千賊又寇信
宜縣參將楊廣副史孔鏞擊破之追至白石山賊據險
力戰大敗窮追斬獲又數百人自是累戰皆捷賚諭賜
金幣十年太監黃沁恣威福于軍政雍力求去避之得
允右副都朱英代奏廣西猺獞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
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各官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
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定爲編戸復其徭賦三年
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波縣力山鄉賊

首李公至令其子扶賓率衆四十來詣軍門訴稱本山乃古棠州之力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勘處分守柳慶叅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獞獠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綬招出蒼梧縣獞六里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等縣獞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成効之日編戶具籍覆奏請處分該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勑獎從之未幾廣西副使張斆至鬱林等衛撫安夷獠有斷藤峽賊黨先爲副使范鏞所撫分居桂林等縣斆牒

鬱林同知黎廉勸之散還故地賊時以墾田爲家計不欲去張逐之且焚其居因聚衆挈其孥突出容縣殺千戶一人旗軍丁夫百二十人英聞遣鏞往撫乃定敎廉皆得罪去自是兩廣寇盜稍寧甚痛芟除之後悍酋死者幾盡餘皆慴息不敢動故英得施其招撫之畧至今談廣事者曰大征曰鵰勦鵰勦時時用之大征非數十年不一舉也然功之卓犖者必稱斷藤峽曰韓襄毅襄毅云所斷之藤中空截而釘皮爲鼓置參將府前聲甚震一兵使移行臺所之無聲歸即如舊潯民得寧居者數十載乂之漸玩夾江伏林中掠客舟都御史陳金謂

諸蠻不過利魚鹽可委而啗也令賈置水濱使諸蠻以
火貨初頗聽約束而金亦謂此法可久疏其事易峽曰
永通久之蠻不與直且掠殺之必將求乃免潯人爲謠
曰永通不通來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釀爲大害攻
剽郡邑如成化中嘉靖六年王陽明撫田州初留湖廣
兵誅盧蘇王受會蘇受降罷兵父老遮道言峽賊亂狀
請討之乃因歸師之便并檄蘇受合兵進南寧賊弛不
爲備我兵突進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攀木緣崖仰攻之
賊復敗奔斷藤峽又追擊之賊爭渡橫石江溺死六百
餘人擒斬甚衆徧搜山峒無遺者復密檄諸將移兵勦

仙臺花相白竹古陶羅鳳等寨賊據險自固我兵夾擊賊敗奔入永安力山西面處之賊大潰走爲叅將沈希儀等所扼擒斬一千一百餘人於是斷藤峽賊畧盡別有八寨賊去峽稍遠檄布政林富副總兵張佑按蘇受討之夜銜枚進賊寨遂破石門天險賊大驚乘勝追擊賊且奔且戰既散復合我兵奮擊賊大潰奔入高山團之賊據險下木石仰攻不得乃夜募死士擒其不備遂連破其寨賊大奔希儀又以計擒斬其逸者有賊千餘人奪路走柳慶追及于橫水江賊爭渡舟覆盡溺死乃分搜山谷間計前後擒斬賊幾二千人深入三百餘里

於是八寨賊亦盡一曰布政林富副總兵張佑等出不意分道征之富佑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勦入寨諸賊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溱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勦斷藤峽諸賊永順兵攻牛蕩保靖兵攻六寺諸巢以四月三日合戰敗之明日破仙女山寨又明日破油榨石壁大陂等處斷藤峽等寨十一日富軍循横石江分道而下永順兵於盤石大黄江登岸攻仙臺花相等賊保靖兵於烏江口冊竹埠登岸攻白竹古陶羅鳳等賊十三日克之二十三日林富率盧蘇王受等別由新墟道銜枚夜發直抵入寨突破石門天險賊大奔潰二十四日破古蓬等寨五月十日破都者峒等寨十二日副將沈希儀思恩土目韋貴等分道邀擊諸寨奔賊十七日盧蘇等復攻破黄田等寨六月七日破鐵坑等寨餘賊僅千餘人且戰且走會大風疫横江溺死者大半其脫身入山者多墜崖谷死 乃班師薦林富爲都御史撫其地守仁歸卒于道而武靖州守岑邦佐者故岑猛長子利賊賄曲庇縱之峽以北賊復漸肆酋侯勝海據弩灘

指揮潘翰臣誤聽土目黃貴韋香言誘而殺之實貴香
利其田廬也勝海弟公丁不平集衆譟城下僉事鄒閔
叅將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希儀曰賊未易
取須春江漲以數千衆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旦不
聽使繼武以千人往擊弩灘賊皆遁去僅斬一病夫還
報賊已歛戢請立堡戍希儀曰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
堡難守又不聽堡成閔即令貴香以三百人戍之聽取
勝海田廬於是諸猺大憤邦佐又陰嗾之反公丁遂夜
攻堡殺戍兵二百餘人貴香脫走於是閔與繼武以啟
釁罷旦亦去位代者侍郎蔡經　詔征之十七年正月

經集諸司議曰諸君度滅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曰往歲七山之賊也亦已少矣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曰往歲西山之賊也不已多乎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皆是兵法有侵有伐兩廣軍政有剿有征襲而取之曰勦聲罪討之曰征張言勦也沈言征也然賊爲備久勦之無功宜從沈議會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益横潯人苦之萬達復言于經乃會安遠侯柳珣發兵以其事屬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劫之曰能擒公丁貸汝不者死雄皇恐聽命萬達佯庇公丁謂讐家誣之捕訟者數人責其起釁公丁遣人自列許爲白

之又昇雄百金貸諸猺取息而以本捐公丁益大喜惟雄所爲會萬遣廵他郡以事屬叅議田汝成召雄中飭之雄紿公丁曰潯人以爾爲口實幸官不信耳今分守公新至何不往訴攻堡者他猺也公丁然之來見汝成列寃狀佯慰諭而密使市民被害者候其出羣毆之一市皆譁游徼因逮譁者并公丁入並下之獄遣雄諭諸猺曰寇堡事市民皆切齒公丁而公丁委罪於諸猺會須鞫實果諸猺罪其釋公丁如事自公丁固當與市民共棄之以自救空明言無以一人爲禍本也諸猺皆言事果由公丁衆無與乃檻送軍門僇之經以首惡旣戮

羣盜勝捻空巫進兵會希儀病乃以張經將左軍萬達爲監會于南寧而指揮王良輔朱昇等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爲監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等屬焉副使蕭晚紀功參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張議王者之師示威而已欲稍創之戒師勿深入萬達曰諸猺乆恣勦之無功月樹怨何威之示經猶固執劇賊但兵力不能及姑緩之得專力於此乃以十八年督府不能決下會議皆從萬達言乃勒兵惟以峽南亦二月兩軍齊發左軍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進夾攻賊賊窘奔林峒而東王良輔

遯之賊中斷復西奔我軍合擊斬一千一百級賊謂往以結巢故爲我兵所破乃潰走山谷間令我兵疲于追逐曠日難絕必退其東奔者入羅連山萬洋等移兵攻之檄右軍挺長淵沿江繞出賊背賊伏械諸臨我兵以計殄之盡賊益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盧蘇得賊路縱之匿出谷人言羅連山險官兵從未有至者賊已深入不可窮追乃北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亦據險弗靖移兵勦之降者三百餘人而峽以南諸猺畏威歸順者亦千餘人滕峽復平萬達汝成乃議七事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

曰設督備以控上游四曰改川治以建屯所五曰清猥田以正疆界六曰處狀兵以愼邊防七曰榷商稅以資公費其所謂改川治者蓋陽明昔平峽時請宥邦佐罪復知武靖州而邦佐故殘賊夷多離散請因衆憤改州爲千戶所擇人任之即以三縣狼家之族隸焉蔡經多採納疏行之經以功進秩一等柳珣加太子太保餘各班賞此後吳桂芳殷正茂皆有功別見

石城土達

成化四年十二月土達滿俊伏誅俊故元部落把丹之孫也行四故又稱滿四把丹仕元平涼萬戶　太祖旣克燕都兵至陝西把丹等率衆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抽其壯丁爲平涼衛軍使自耕食旣以養生射獵爲計復無徭役用是殷富家有畜馬數百牛羊數千者咸仍胡俗爲樂正統己巳之變阿樂出寇陝西土達漸遭剽掠天順庚辰孛來毛里孩統也先餘衆寇固原而土達生畜被掠者十之八九又會歲饑生事漸荒成化二年丙戌各酋大舉入寇土達有李

俊者獨以羊酒奉李來亨李來亨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從意
致仕都督張泰叔嘉洮州與土達相鄰牛馬多被賊掠
傳聞非賊即固原土達張把腰等假之也丁亥春泰令
家人狀把腰虜掠事於陝西巡撫陳价下僉事蘇變逮
問先是逃滑逃戶侯滿俊以居縣遣里長追捕為俊所
殺縣亦上於陳遠之俊等素縱佚不知官府頗危懼會
新任靖虜參將劉清至固原守備指揮馮傑索各土達
馬匹鷹犬等物俊等皆怨之因謀於李俊俊奸黠遂倡
謀從北虜俊之姪曰滿壽者與祖職以功遷平涼衛指
揮僉事有司移文索張把腰捕俊等甚急其衛指揮日

逼犄縛取以獻犄隨人也了不知二人已有叛意遂率
火鎮撫第火四等二十餘人往捕俊等知之俟犄至紿
所率散各家具食盡殺之因劫犄叛入石城者策
西俱山左山峭壁高數十仞無徑路上者俱攬繩而登
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城中無水有數石池外設棧道
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亦數仞如拱壁
狀兩傍空處并山後悉築牆高二丈五六尺各留一小
門僅容單人馬過之城外皆亂山形甚惡至此毛髮聳
然疑即唐吐蕃石堡城王忠嗣所謂石堡險固非數萬
人不能克者俊等常圖猰至此熟知其險可據而先據

地得前代行帥府印心動遂以六月十二日入居之其
徒相率僞尊俊爲招賢王李俊順理王散遣其衆劫甘
州群牧所等處旋攻固原千戸所李俊戰死劉清自靖
虜來戰不利滿俊益斜隆德靜寧會寧等處土達衆至
數千人都御史价與鎮守太監黄沁寧遠伯任壽會遣
都指揮邢端申澄率陜西各衛兵往攻二十五日戰於
城下邢端先遁官軍大潰殺傷指揮王震等二百餘人
遂命副都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監軍都督同知劉
玉總兵都指揮同知夏正劉清充左右叅將御史邢本
端監軍武選郎中紀功益以京營神鎗官軍五千復調

甘凉延綏寧夏陝西軍共五萬往討未至价壽等聞之
恐忠與延綏兵專其功時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已到
即與琮自固原急趨蔡祥堡夜二鼓營壘始定軍士勞
苦比曉即出兵架梁順嶺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千
出迎請降府軍餘馮信頗知兵言於督撫曰賊雖詭僞
叵測然我軍涉夜方息凌晨即行且乏水飲無執戈力
不可與戰姑從彼意退兵徐議攻討琮叱曰兵已至此
豈可聽彼誘退遂麾兵進賊先遁去至城驅牛羊數千
在前而精卒後繼時尚無兵甲器械各執木梃而鬬官
軍遂敗都指揮蔣泰申澄皆被殺任壽吳琮俱退保東

山价欲自殺左右人護下山遺失軍資器械不可勝計
兵有被圍在山者皆棄而歸盡以於賊賊勢益猖獗凡
係土達俱逼入城而於靖寧州大路搶掠運送甘州冬
衣布花萬餘匹糧米甚衆或傳其黨導以窺陜者朝野
震恐壽价逮問琮亦當逮以比壽价亦失機爲輕戴罪
殺賊更命游擊一員領京兵五千赴之勑忠等協謀成
功九月起服闕南大理卿馬文升副都撫陜西協勦叛
賊大會軍中十月九日軍分七路忠與太監劉祥總兵
劉玉巡撫馬文升等由乔金佛濤進延綏巡撫王銳叅
將胡愷等由李俊濤進伏羌伯毛忠等由木頭溝進右

參將夏正等由亂麻川進都指揮姜盛由壘城子進副
總兵林盛由奸水川進都指揮張英由踝母川進期三
日諸路各出精兵先挑賊且探地勢賊來迎敵延綏官
軍何勇首先失利陣亡者二十餘人而賊之死傷者亦多
二十三日會兵復往探山勢水頭賊復迎敵毛忠與諸
二十八攻賊大敗追斬賊首二百餘級忠催軍趨占木瀟
水以斬奪獲數多翼日忠督精銳四千進先登奪山
北二峯頭乘勝上攻又奪山西四峯頭忠與各路官軍
俱併遂攻石城東西二門及山之東峯克之焚賊窩舖
兵係虜擒殺甚多忠為流矢所中回至半山而卒諸軍

皆奔西路之賊乘勢復回東路官軍不能支亦却劉玉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忠望見斬甘州退怯千戶丁某以徇諸將皆懼
復整衆登山玉乃得免文升亦調度所領兵補空填列
以振衆勢賊乃退走衆皆憂之忠文升曰賊勢已屈且
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北無深憂可徐圖之乃以捷報
白毛忠登山偶爲流矢所斃仍語所遣使令言賊當就
平以安中外時 朝廷聞毛忠敗死又是月寇出西方
衆多言西師不利兵部尚書白圭及撫寧侯朱永定襄
伯郭登議以滿俊驍勇恐其渡河與北虜連和禍不止
西陲乃交章擬益兵赴援忠亦奏俊被我軍夾攻勢雖

窮蹙然衆尚二萬恐河凍衝突而出我軍一哨不支則
勢去矣乞調原擬宣府大同官軍於偏頭關捷路來赴
及勑撫寧侯朱永統率精銳亟來固原同臣等相機攻
守事下兵部以爲宜從所請　上用輔臣彭時商輅議
謂京營官軍未宜動可勑游擊將軍許寧統大同宣府
精兵三千往助時圍賊既久城中無水務乘斷之官軍
復斷其路出汲者往往被擒賊馬亦殆盡忠等日引兵
造城下挑戰至暮引回而令指揮孫璽領兵數百駐東
山上覘賊出入戰兵將回璽兵先撤每被賊襲其後文
升謂忠曰孫璽兵撤太蚤也明日令璽俟大兵還行遠

乃撤賊自是不敢出襲賊信胡神十月八日神降曰若今日出戰勝則利不勝亦不利矣是日賊果出戰敗去始大懼會續調甘州都指揮劉晟兵三千至十八日復會兵攻城賊詐請降欲總督總兵詣城下忠玉皆單騎詣之賊數百人環繞門外而輕騎往來示武文升在滿外賊來邀亦赴之俊壽等乃出訴激變始末忠等曰劉叅將馮指揮等已械赴京下獄矣爾速降必宥又謂滿壽曰爾被刼入城非反者壽乞命因携壽回營而俊狐疑復走上山明日請戰有李旗者自城內至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讐殺乘機可勦從之賊果亂且潰而

俊扼險力拒諸軍亦堅持困之且塡塹以進賊閉舊木柵懸大石以防而賊死于銃砲者甚衆益懼漸有出降者皆給軍帖縱歸仍令人招之將回回楊虎狸驍勇有謀略俊以爲隊主見勢不可爲遂以十一月十六日晩出聽招忠等諭慰之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稍俊或殺之來獻　朝廷有賞格銀五百兩金百兩官指揮遂示之銀虎狸請以計移其精兵於山上寄誘俊出東山口接戰可擒也且曰都在明日厚撫遣之而山口係延綏兵信地忠等不欲他乃揖其將領曰[illegible]暫休于代爾守遂伏兵其下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乘白馬出城

即俊也而山上兵林立矢皆仰射忠等信虎俾言不誣
俊既出諸軍竊前援之伏兵四起俊倉皇突陣墜馬遂
就擒將乘勝逼城恐賊堅守傷士卒多皆歸營次日其
腹心馬驥南斗復率衆出戰官軍輒擒之賊勢益蹙乃
以捷聞且止援兵有 勑奬諭并賜羊酒犒勞不二日
城中復立平京衛達官鎮撫火敬為主以拒官軍凡逃
出者即殺之忠令諸將各遣夜不收數人伺城下賊北
行即報南行勿追以散其黨劉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
散忠曰賊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兵死者數千人
今縱之全逸去它日必為陝西患乃私兵日覘之至二

十五日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四散去因悉發諸營兵捕之擒斬數千級惟俊之姪太平舍人能最驍黠逸出詢其黨滿洪云匿青山洞用火薰之方就擒併獲其家屬百餘口諸營官軍日搜山又得虜寇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盡分給官軍而歸虎狸妻子以石城天險令萬人悉夷之惟舊時爲盜者百十人走彗帚山置帳房數十頂以居文升謂忠曰此亡命殘賊不足慮終能得之方欲設法以勦忽延綏報北虜已入河套乃留精兵三千伺賊忠文升并諸營軍馬悉回固原其生擒賊千餘恐生變即營中斬八百餘擇留俊馬驟南斗火

鎮撫等及其黨與之罪大者二百名并俊妻解京明年
二月望狀詳而紫帶山餘賊於正月十四日賊首毛哈
剌亦為衆所殺傳首至陝於是石城迤北古西安州添
設一千戶所其固原千戶所改為固原衛復添兵備僉
事一員舉鞏昌府階州知州楊勉任之三月論功行賞
太監劉祥歲祿二百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忠陞右都
御史馬文升王銳并陞左副都御史餘皆陞職有差任
壽吳琮陳价謫戍兩廣劉清馮傑坐誅先李俊之姪洪
滿俊之姪安亡去督捕竟獲亦解京棄市

平都蠻

四川三面皆夷夷依山出掠中國驅逐夷漸入漸深山亦愈險雖立縣設兵不能禁其不爲祟也而都掌爲甚都掌地古屬僰爲都宋時爲多剛縣即今之都掌多剛寨地在敘州府西偏介川貴間僻而且饒與永寧芒部烏撒相接諸峰盤亙大壩爲門戶在東進爲凌霄又進爲九絲旁峙都都寨宋稱九姓蠻人誇大改九絲謂山深遠寨雖如之也所在結寨無慮千百諸葛破孟獲徙靑羌于五斗壩即其地宋熙寧蠻叛用白艻子兵破之作誓蠻文曰艻子即今之民壯　國初詣大軍降隨地

安插入籍輸賦分山都六鄉水都四鄉皆隸戎縣水鄉
平衍黠逆者猶雜遊匿山谿深阻莫可窮詰遂以蠻稱
宣德初始刼掠合兵討大破之正統中兵備稍弛蠻始
縱恣景泰元年都御史李匡御史劉幹征之癘疫大興
賊走深箐招撫旋師尋出沒益横天順六年都督許貴
再討再撫愈加猖獗成化元年三月川貴守臣各奏蠻
分踪攻刼　上命四川撫臣汪浩總兵芮成貴州撫臣
李浩副總兵李安徵原調官軍刻期會勦時國子監學
錄黄明善上三策一曰賞從隣境以離其黨二曰分屬
漢吏以別其類三曰據險固守以待其斃翰林侍讀周

洪謨奏蠻各有主請擇素有名望衆所畏服者一人立
爲長官司統各寨夷民隸本府戎縣流官晉漢民就屬
既定邊境自寧黃周皆叙人熟知利害並下議行于是
李安奏委永寧宣慰奢貴赴大壩欲順夷情就屬本司
管轄明善又言若照許貴招撫事例玩寇養患有損無
益若照李安所奏事情則奢貴平日所轄土獠弄發尚
不能鈐束以致近日攻燒屯堡殺掠軍民况能撫都掌
之衆乎借使招撫巳從亦難憑信又恐佯爲聽撫意任
復佻則邊釁愈開爲禍不巳今宜因大軍之衆蚤爲定
計庶幾安民而除害不至老師而費財　命下總兵等

官審處而芮成等先已進兵剳西華等鄉架浜修路分
兵攻圍蠻不能支屢破其寨斬六百餘級移兵珙縣進
至戎縣攻箐前等寨貴州兵亦至俱抵金鵞池合攻大
壩都指揮周璣分守上羅計等堡指揮孫泰督芒部等
府土兵截賊後路永寧宣撫司土兵守落散山口賊潛
引各寨蠻千餘伏近山箐令阿圭等三十七人詐來降
意欲劫營芮即擒之圭果袖出小刀以抗官軍一萬五
千分四路圍入各蠻起伏對敵官軍奮斬獲賊首五百
八十七級分兵攻燒其三十餘寨又斬首一百七十三
級報捷而黔先發五千人蜀且萬人不以奏芮浩與成

又互訐遣給事中秦崇御史吳琉往𠢀兵部奏軍還賊
又出掠即令崇等督兵討之事平劾奏二年四月賊出
攻劫𣑱擊敗之崇等會兵四川由納谿進貴州由永寧
進五月二十五日遇賊于小峯埡再遇青崗坎等處皆
捷共斬首四百七十餘級崇上言賊徒爲逆者旣被痛
勦聽撫者始知畏服道路漸通地方稍寧部覆蠻賊爲
患已非一日今雖被勦聽撫尚恐甫服旋叛宜命總兵
等官甄別眞僞隨宜撫捕務爲經久之計勿徇一時之
安然竟草草了事報屢捷地方已寧乞還朝許之三年
五月敘功𣑱戍加右都督汪浩右副都李浩加俸一級

餘陞賞各有差六月賊復聚衆出寇先掠我珙四縣次屠長寧江安納谿所過赤地議者謂非遣重臣大征不可乃命襄城伯李瑾佩征夷將軍印總兵程信加兵部尚書督軍往討郎中李田主事鄧倅督餉明善復陳征勦事宜酌行之信亦言山勢險惡必得土兵鄉導請勅東川諸土司集兵聽調仍各守境勿縱賊逃竄從之而賊已攻燒上下羅計十三寨殺掠無算十二月信至永寧尅期都督芮成由戎縣進都御史陳宜參將吳經由芒部進都指揮崔旻由晉市水腦進留參將郭貴護守城池總兵南寧伯毛榮爲左哨由李子關進都御史汪

浩叅將辛用爲右哨由渡船箭進信與太監劉桓總兵
李瑾居中節制左右遊擊將軍羅秉忠穆義由金鷰池
進毛榮伐木開路壘石成橋分攻勇播等寨賊敗遁入
深箐中官軍乘風縱火焚屋廬畜聚殆盡各路兵窮追
攻龍背豹尾等百餘寨皆克自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
共焚燬七百五十六處米倉三千八百一十一所共斬
首一千五百九十餘級生擒三百四十餘人馬牛雜物
稱是明年進至大壩攻山都六鄉盡焚諸寨凡斬首三
千一十七級生擒九百五十三人焚寨一千四百五十
七處禾倉九百八十一所獲銅鼓六十三面牛馬豬羊

盔甲鏢弩牌刀旗號弓箭無算餘賊遁山箐者仍督兵搜勦并按問九姓土獠平昔爲惡者誅之詳奏地方寧靖所統軍馬各還原衛許之乃遷瀘州衛於渡船舖增置江門水流崖洞掃箒處關堡改大壩爲太平川設長官司分都掌地設官建治控制之允行加信兼大理卿支二俸襄城伯進爲侯餘各頒賞按程李大征蠻以大壩爲巢穴攻破即完局尚未見變實九絲字面後蠻深入據之爲重于是其名始著號爲天險據者謂程李兵止及大壩不能及凌霄九絲此可以理勢斷也自後蠻惕息不敢動正德中廖藍之亂反徵蠻兵協勦得定嘉靖中再出掠再討之以撫爲名羈縻掩飾而已四十五年四川巡撫譚綸奏都蠻之患其

來已久懲艾未深遺孽復肆除大征討候　題請先將
關隘游兵如法訓練而綸募浙人所製鳥銃甚工銃發
口啞而死者數人蠻最畏之會遷去代者陳扴議將永
寧參將改駐歌馬壩控之先後皆報允隆慶三年六縣
戎珙高長慶筠六縣除戎縣外五縣受禍尤慘蠻猶謂戎父母之邦也民鄒通等數人奏
告難巡撫嚴清奏蠻分枝四出所至一空乞發區處有
旨會安大朝議征剿以參將劉宗游擊謝崇爵參政包
汴參議田應爾用兵俱非所長議設大將以郭成為總
兵而巡撫嚴清以他事改調成與安大朝俱論罷隆慶
六年冬會省晉僉都御史代撫劉顯為著都督僉事總

兵會勳省吾集議大約以故事招撫爲言且言不可征者三一曰山勢險惡賊逆我勞急之則遁徙老師費財耳一曰地不可耕人不足使克之無稗且自困一曰彈丸地未足當蜀一肢一肢病且騷動全省而省吾前爲富順令督工伐木入山卒與蠻遇令卒藏斧衣間伏地蠻至呼噪逐之皆退走因訪問悉其利害且素受知張江陵江陵新常國氣銳密書相約乃列十不同之說示藩臬皆唯唯惟副使李江初猶難之密示以將用劉顯兵若干餉若干衆無遺策江乃慨任後軍中調度督率江之力居多是時右布政馮成能繇詞飭李江巡下川

南叅議沈伯龍巡上川南調土司并募六縣民兵合十四萬米凡二十萬餘石銀可七十萬兩蠻言不怕十萬官軍只怕十萬糧米蓋糧多則久困必不支也時川中諸將多庸弱不堪用成既奪官居敘南其父前爲蠻所殺憤在必報又嘗用兵廣東有功所領倭丁被麾散去然留者尚千人改隷顯麾下顯雖能用然未嘗不思成也起之仍付以兵助顯安大朝貴州人亦自請死戰參將張澤言及蠻寇目裂髮竪并檄起當一隊奢効忠永寧宣撫也切近都蠻兵頗勁人謂滅都蠻非奢兵不可然効忠詭而貪隆慶四年官調征蠻將破賊巢矣以要

賞復敗其弟稛亞死之不俟號令輙班師去曰救兵不至也人多疑之而効忠與水西上舍安國亨世仇殺族叔安智與効忠連親亦仇國亨此時劉顯以水西多悍卒欲並調二酋省吾曰二酋相見勢不俱生且國亨來必經効忠境効忠且爲所圖恐都蠻未滅別開釁端乃令國亨但整兵聽調且咨貴撫臣禁毋掣効忠肘而專調効忠安智屢願從征亦留之牽國亨故効忠一意盡死力焉時阿苟據凌霄阿二方三據九絲阿大阻雞冠嶺爲寨皆稱王衣蟒出入震耀凌霄城不能當九絲之半而高險倍之傳有若要凌霄破星往月中過之謠阿

荀素列編民其父阿共爲梟已久荀胥見稔惡有脅曰
阿執事以佐亂爲務每九絲蠻出刼江安一帶必經凌
脅或官兵追逐至此即不敢近甚且反擊官兵蠻亦私
受部署縣官知其然招撫之又爲荀請冠帶荀赴縣領
賞則惟恣其所欲一日領長寧賞稍不如意即趨出拔
刀斫縣門曰必破此縣縣官懼急倍其賞追與之猶大
罵去未幾則又反反則又賞以爲常監生胡天錫長寧
人也荀擄去其妻男女家人二十一口即將妻以下
盡殺之止存天錫一人素贖長寧村民共結一寨曰實
瓶禦賊阿大等出刼相持五日不下荀率衆來助立破

男婦死者三百五十餘存者止幼口三十餘諸如此類甚衆蠻中稱苟爲得居王得居鄉名苟內寨得居外寨凌霄爲兩寨有幺兒者仁壽大盜逋逃凌霄爲苟義子勇而黠相爲首尾僉議阿苟不擒凌霄不可破凌霄不破則九絲難圖乃設間令同知洪一貫遣武舉李之實誘出阿苟就擒諸將猶欲縱歸省吾嚴檄解敘州苟且縛且笑曰幺兒在凌霄攻之必不能破執我無益終當受賞歸耳四月十一日顯進兵設伏馬草坡先襲落豹寨又破惡泥坡寨餘蠻奔逃督効忠亦以㪅兵萬人至二十八日逼凌霄城下分六枝劄其左右顯親督率仰

次五月初一日破之生擒幺兒斬獲二百餘級焚墮者甚衆阿苟閙幺兒槍哭曰九絲城不可守矣時建昌賊又安亦聚衆突攻行都司城守將顏壽擊破之顯度都都寨與九絲相接爲左臂必乘勢先圖方可大舉而阿墨爲守部下勁苗千餘郎調鎮雄兵協勦六月七日統兵屯樂寅進攻十五日鎮雄兵三千登其牛山地方殺據奪其阿兒寨郭成亦至營于尖子山與鎮雄相犄角督兵直上火砲震天寨將破忽雨注火滅蠻郎堵守顯復懸賞三千金十八日劉與成各分兵二路攀援仰攻忽邱嶹山苗千餘來援發兵截之顯討阿墨無

山險可誘致之乃令瓏清兵布列寨前官兵隨後各或坐或倚背褫臂笑罵阿墨果領衆下寨衝殺我邦賊衆追森瓏清兵反逃其後鏖戰遂斬阿墨等餘賊奔回守寨乘夜進攻蠻衆無主各自奔竄遂其寨前破凌霄三日此則五日耳顒等議曰重險已拔王奪魂阿大不與二萬上九絲意必有異是可間誘也密敵省吾因與馮方伯等議之亦欲用間然未得可遣之人長寧諸生王希忠素落魄不羈兵與以策馮方伯請身入賊巢爲內應馮領之遂遣王說阿大而顒亦知珙縣監生何鈺有機智可任乃令二人持銀

牌犒幣招撫阿大　既內懼聽命陽就招撫而陰與九
絲互相結爲聲援兩地雄峙相望中間隴坂幽篠虬蟠
蛇結偵我兵走險中將翼而覆之諸將詗實未敢進顯
又令人散招各寨厚犒降酋羅萬良等餌之于是諸蠻
咸顧望不爲賊用且有密輸官軍者而賊復以間襲執
縣丞董思明誘使降不屈死之思明督運官也初師行
議設遊兵一枝巡察防護夥謂前隊齊進不必更分兵
力乃止至是復設道路始免梗阻獨運舟從萬山中逆
流上中有樅木二灘亂石縱橫水勢建瓴每船容三十
石者方可用人夫循山高崖上牽引一舟亦須二三十

人各州縣刷到糧船大小不一小則易覆大則難進轉輸甚若管山主簿陸韜青神主簿宋謙皆因運糧冒暑病死運夫日夜勞役不堪至泒及傭夫五千人成都知府陳大壯鳩工鑿二灘稍平會梅雨暴漲督工巡檢曾本溺死合江丞張本治火藥被焚顯又以鬭事被彈衆心疑阻省吾留之疏言劉武舉之名鑾素所慴伏鎮蜀以來未及期年防禦既嚴賜勳有法鑾既斂贖民慶更生爲畫像以祀擒阿苟破麥胥都都勢如破竹若臨敵少將恐鑾復生心西南無安枕之日得　旨留用立功自贖顯感激大慟曰此功不成有何面目再見將士報

廷遂分兵五路興自將由黑帽山入其西郭成由印
入其南安大朝韓似甫由得它口分二哨入其東
由穀爆寨入其北侯一位吳繼祖由西南入與顯
圍小寨盡數攻焚八月九日直逼九絲城而軍營
連珠時山中豐稔禾稻被野衆可資食省轉輸倆二
三等上城排柵九層鏢弩木石甚設我軍仰攻蠻死
覷相持者且兩旬蠻既疲困見糧無多我懸賞萬金鼓
土士益奮先是土司兵調攻賊習爲賊啗以金　比臨
陳輒逗撓不戰以誤我師數助坐此于是下檄切責鎮
雄各土司懷二黨賊日久無功事完移兵并勦九月朔

各營俱奮勃忠以銳卒襲隘管之被傷相當退兵七日成統所部與酉陽宣撫冉維屏貢勇逼鳳尖山幾至絕頂堅拒不能進然遂精奪其地爲營賊咸震駭相告以爲官兵所未前見也翌日雨大注蠻以久扞禦罷極會九日齎賚而平將官軍必黎明進夜令雨益甚晦黑不虞我兵至椎酒樂顯逆備之除戒把總吳鯨周于德平茶官舍楊正崇集壯士携鋒㦸千餘人夜半傳各營刻期接應遂乘雨啣枚躡緪挽而上未明斬守關者徑薄蠻所宋元豐四年征九姓自秋徂冬無日不雨成化初奪九絲大雨季後征楊應龍亦大雨皆成功又先年平橫江平白草皆墮裂省吾三月發成都人叙州地復營寨皆自東北往西北阿大阿二據雞冠嶺爲寨寨

門因山石爲圍益花令蠎石門忽崩阿二大驚曰不祥宜併力九絲阿大不從仍據雞冠嶺而阿二獨上九絲其殘凌霄都都九絲皆有烏猴成羣飛繞火光中而省吾于七月午夢當空一人披髮仗劍狀甚奇詭日光雲氣垂天而下問爲何人傍有應曰此眞武神遂驚悟後數日營中來報酉陽兵夠營發夜半持長鏢大斧自九絲衝下未及營百步許見白衣將軍仗劍大吗蠻辟易反走枕藉死者甚衆所遺鏢斧無算斧柄長一丈蠻自是不復敢出劫營可見地方大兵天地鬼神實司之不盡由人力也蠻醉驚覺起距戰相紛爭自殘殺踏籍死者無筭等成大朝澤等兵皆至合譟競前蠻不支大崩潰九絲遂破阿二方三狼狽從四五人出走牡豬寨諸蠻稟入巖箐我兵席勝疏捕殆盡餘復奔雞冠依阿大二十二日戊攻破其寨阿大遁出顯于絕追獲之有弔猴崖者四周壁立三十餘丈止一

線窄徑人不可登覺據其上顯將四敵樓各十二層上施貢銃交擊賊窘出投悉斬之十月九日進圍牡豬寨把總龔雒手搏方三千陣仰拔其寨阿二窮蹙遠遁顯麾諸軍追至貴州大盤山擒獲之他遺孽亦皆根逐䧟係靡子遺都蠻悉平郭成取所獲首級又易生蠻百二十人剖心祭父人皆快而壯之阿大等監臬司候獻俘俄反獄正晝登屋縱火都司徐仁威手刃偏裨登高一發中阿大什餘賊紛墮遂成擒仁威數與北虜接戰亦驍將也先時阿苟監敘州獄亦反出殺死是役也下險寨六十有奇小寨五百餘燔砦舍七千所擒斬俘獲四

千六百餘級得酋王三十六人招安三千三百人拓地四百里獲銅鼓九十三面爲蜀漢時物他器仗若牛畜不可枚數凱鬧告　廟薦勲受捷百官畢賀省吾陞右副都御史廕子太學生顯陞都督同知加銀幣餘各有差斬阿大等成都市初戍化大征周文安洪謨上疏力言唐虞之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宜立土官以掌都蠻不果行議者終謂周得以夷治夷之法省吾謂開國以來改土爲流則有之未有改流爲土者今都蠻所據巢穴既漢之土地而其人又隸縣籍若立土官則改流爲土棄地并棄人非制况險隘原土酋覬覦一旦委之與

借寇兵何異目前大體既所不安日後隱憂又所難測于是易九絲曰平蠻麥齊曰拱極都都曰都定印墉曰文印釣猴曰降蠻雞冠曰金雞內官寨地廣衍氣候甚平即其中築城曰建武而環四方墟壤膏沃可耕均田授畎藉畎為伍設總兵僉憲填之題仍留填隸以府同知一守禦千戶所一社學一其他寨柵皆築堡設戍為守總四千人遂成雄鎮久之巡撫張士佩議罷兵使劉顯亦陞去衆請以綖代不報軍驕悍刼掠總兵沈思孝逮捕數人用所私為把總衆憤夜襲之走免縱火燒公署時甲申除夕也巡撫雒遵下令縛渠魁推問范國與

主謀范大龍等首難旣縛大龍等十餘人國輿自縊死
遵等肯受賞至耆賓之亂其城復陷盖與播州相表裏
播平立二府府不能守則此城如贅旒不足有無可想
彩叠徵矣